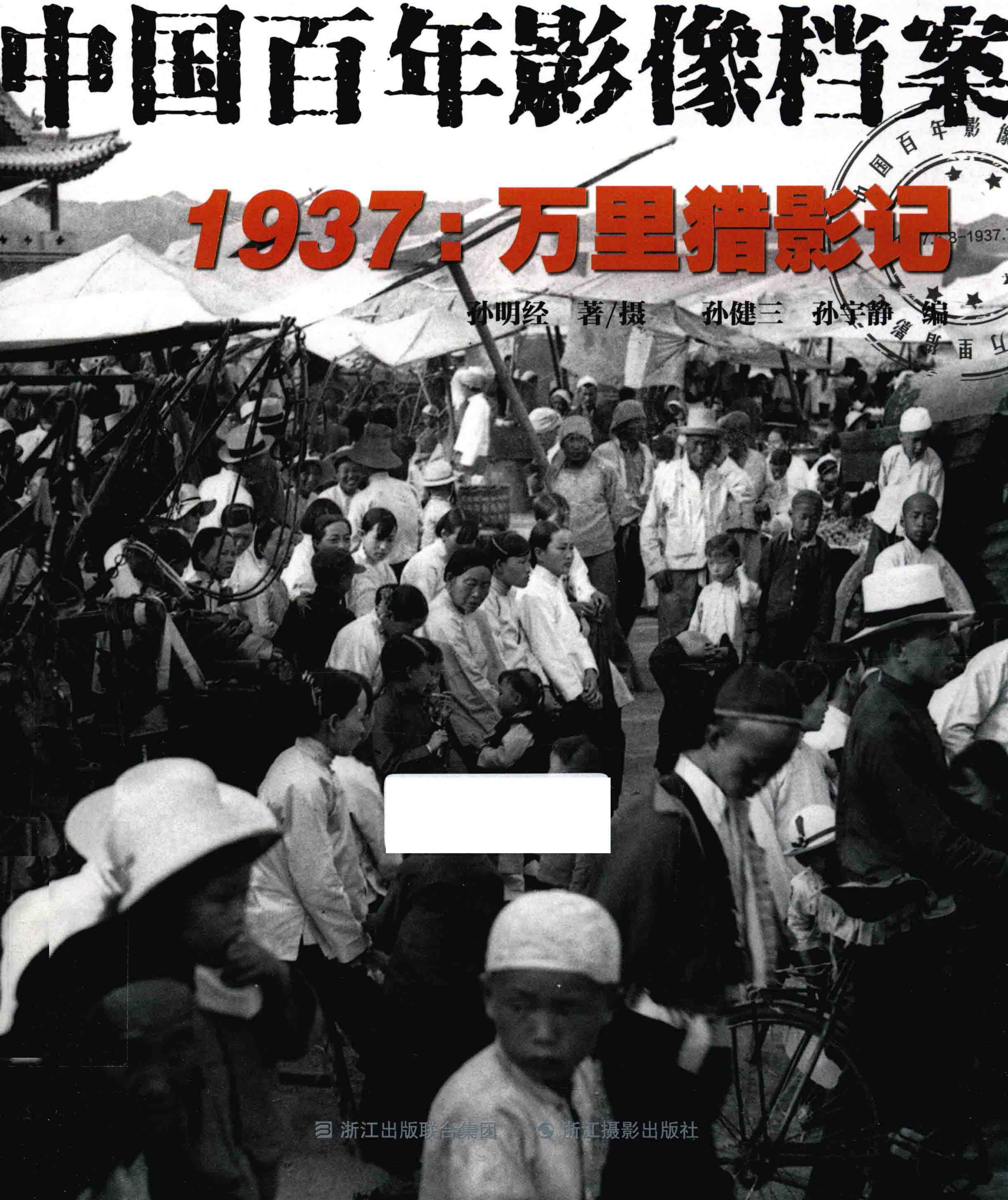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1937：万里猎影记

孙明经 著/摄

孙健三 孙宇静 编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1937：万里猎影记

孙明经 著 / 摄

孙健三 孙宇静 编

责任编辑：王嘉文 张 磊

装帧设计：张 磊

责任校对：高余朵

朱晓波

责任印制：汪立峰

项目策划：王玉龙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1937：万里猎影记 / 孙明经著、摄；孙健三，孙宇静编.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6.1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ISBN 978-7-5514-1018-2

I. ①1… II. ①孙… ②孙… ③孙…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1937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9933号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1937：万里猎影记

孙明经 著 / 摄

孙健三 孙宇静 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9646 85159574 85170614

网址：www.photo.zjcb.com

制版：杭州真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星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1/16

印张：19.5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1018-2

定价：78.00元

编者的话

孙明经是谁？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前宽说：“孙明经老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孙明经的弟子、我国电影摄影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沙占祥教授说：“孙明经是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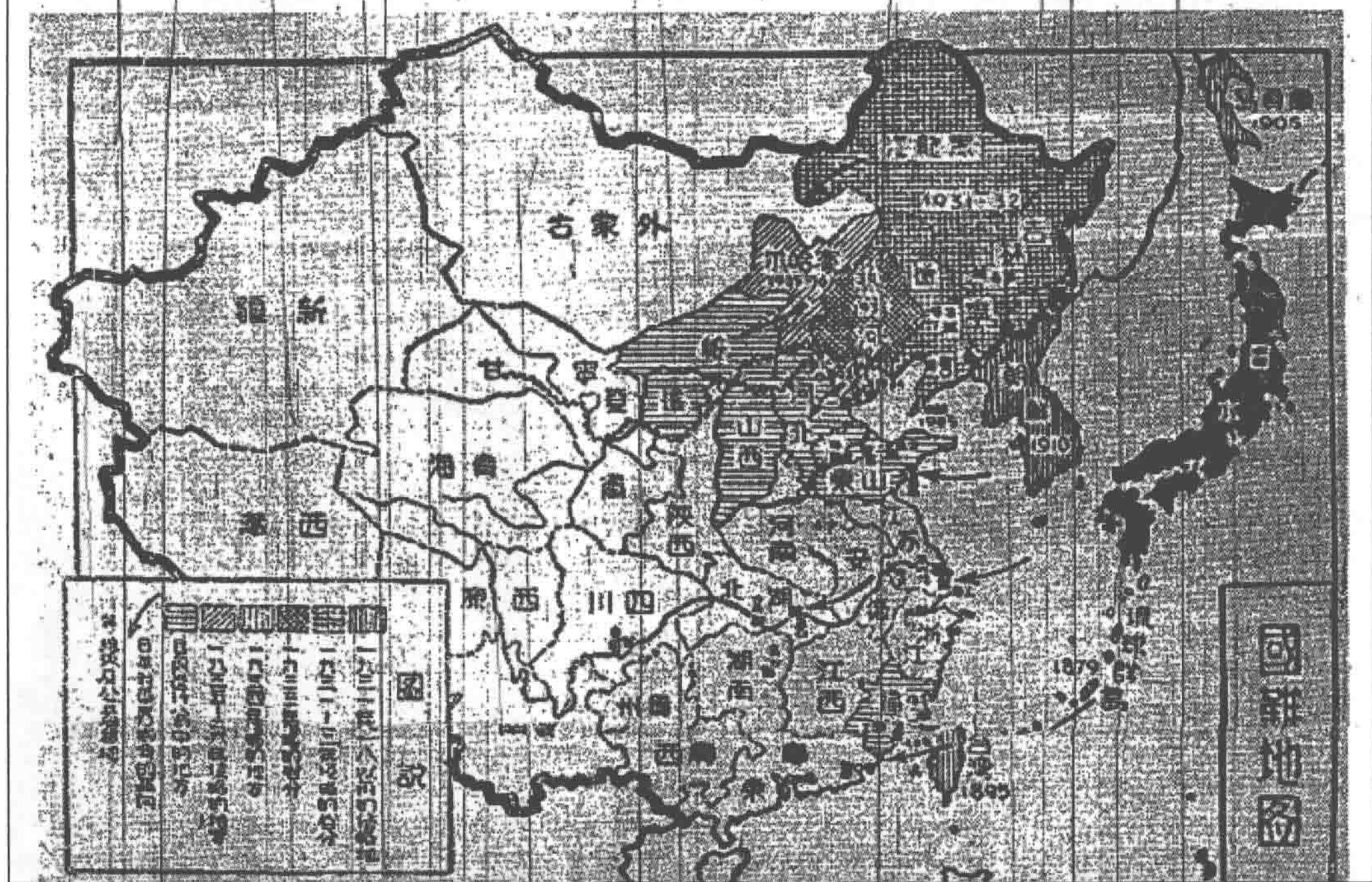
孙明经先生是一位学者，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之年。他的诞生，为中国电影高等教育和摄影高等教育缔造了一段佳话和传奇。对于一个诞生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孙明经的一生算得上一段传奇。从婴儿时期开始，他前半生的每一段人生，都为中国的影像发展史留下了让后来人永远可以看得到的照片甚至电影。

孙明经既是科学家、文化人，又是教育家，也是一位手握电影摄影机与照相机遍旅华夏的文化、历史、科学考察者。34岁之前，他有四次行程超过一万里、用电影与照片拍摄记录的实证考察。他在36岁之前，独立摄制了63部被各界学者称为“十分珍贵”的电影，以及多达数万幅的科考照片。



1913年10月31日，孙明经两周岁，身穿母亲亲自缝制的新衣留下了这幅照片。今天会有人认为照片上是一个穿着韩国服饰的小男孩，其实，这正是当年我国胶东地区的标准传统汉族中式男装。

！國祖的亡危給獻，血熱的們我以誓



1936年，当时我国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人手一份的国难地图。

想要了解孙明经的传奇经历，让我们从一幅《国难地图》开始。

这幅《国难地图》在1936年时几乎全中国的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人手一份，对于今天已至耄耋之年的人来说，应该有几分熟悉之感。

自1895年从我国抢走台湾后，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开始侵略东北三省全境；1932年，日本人进攻上海挑起“淞沪大战”；1933年，日本人又在长城一线大举进攻……《国难地图》记载了日本人对我国领土的抢夺过程。从1931年至1936年，日本人夺我国土已过百万平方公里，戮我同胞已过百万生命！面对国土沦丧、同胞被屠戮，“救亡”成为那年月汉奸以外全体中国人无一不呼的口号。要救亡，必须“唤起民众”。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说：“写了书，出版了报纸刊物，可百分之九十的同胞是文盲！”

面对当时几乎无法普及的基础教育，要“唤起民众”，怎么个唤法？

中国的教师们想出一个办法——大范围地开展“强迫成年人识字教育”，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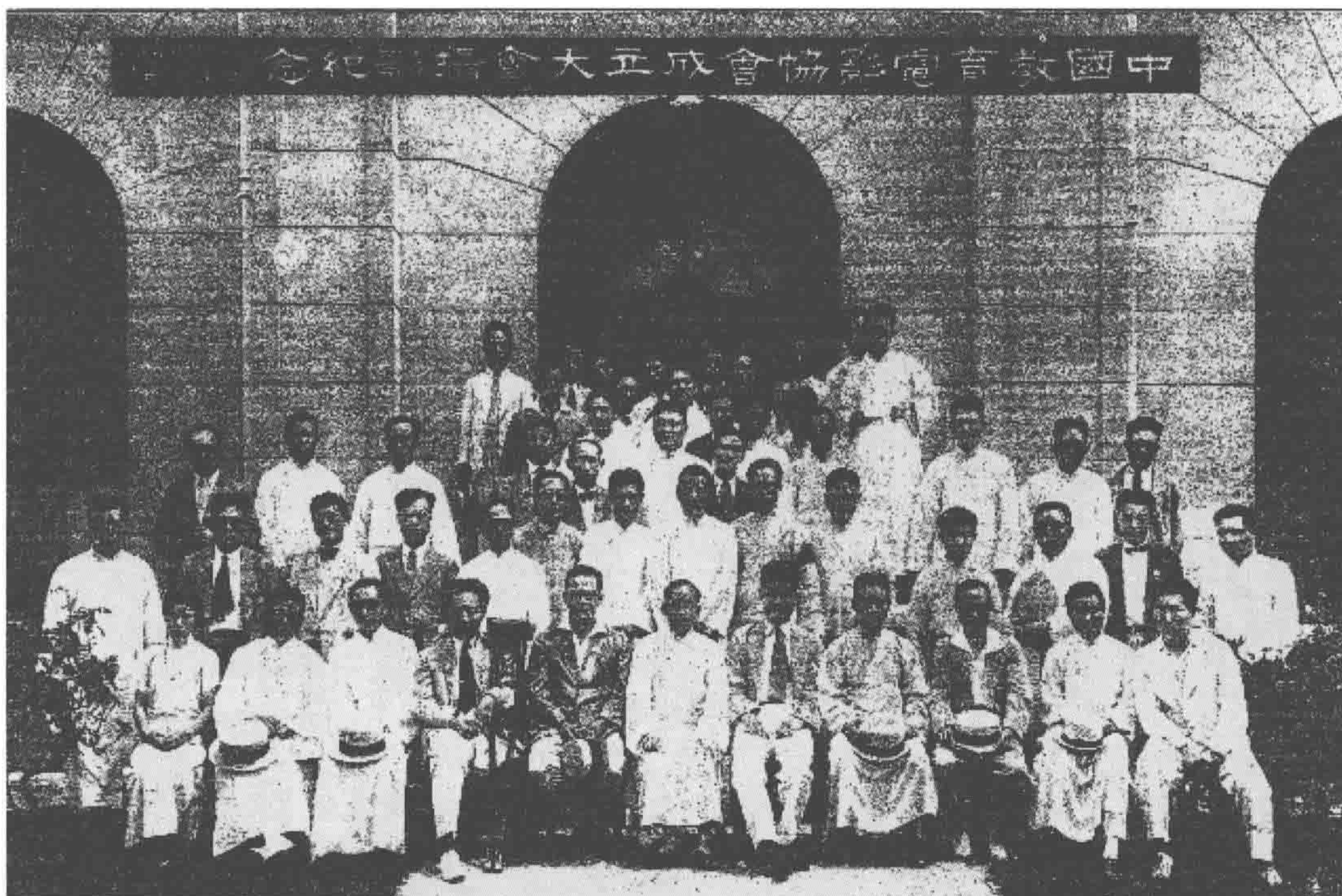


1936年，《南京日报》上关于日军加紧侵华和中国教师们提出开展实施“强迫成年人识字教育”办法的报道。

间，各式各样的“强迫成年人识字教育”办法纷纷出炉。由《南京日报》上的几份剪报可见当年中国教师们的一片拳拳爱国苦心。那时，一方面日本人正加紧侵华，“唤起民众，群起救亡”迫在眉睫；另一方面这种教育方法难以一蹴而就快速生效，国难重重之际，到底如何才能“救亡”，成为头等大事。

很快，一种不借助文字并且能大范围、高效率地“唤起民众”的手段——电影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用播音和电影唤起民众”成了国家政策，国家级的“电影教育委员会”成立。1932年7月8日，在中共地下党员郭有守和陈翰笙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蔡元培担任第一届主席，这开启了内容丰富精彩的“中国教育电影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只要一放映电影或展出照片，无论什么样的大字不识一个的同胞，他们都会自发聚集在一起观看，“救亡”的道理自然一目了然。

在此前的1931年，蔡元培、郭有守师生两人在筹划推动“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幼立志“要一辈子研究电影”的大学生孙明经。孙明经的勤奋与敬业，得到两位的赏识，从此视其为弟子和助手。在他们的引领下，孙明经的才华与抱负在“中国教育电影运动”中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不仅拍摄了大量优秀的教育电影与摄影作品，



1932年7月8日，由两位共产党员郭有守和陈翰笙发起，蔡元培担任首届主席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南京成立。成立大会后与会主要成员簇拥在蔡元培（前排中）身边合影。孙明经摄。

还成为我国电影、摄影、播音、电视高等教育的第一位专职教师。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之初，蔡元培就向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博士建议：欲救亡必知国情于先，欲知国情必调查国情于先，金陵大学可以在用电影和照片参与国情调查方面做些尝试。就此，金陵大学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博士专门安排了孙明经做技术与器材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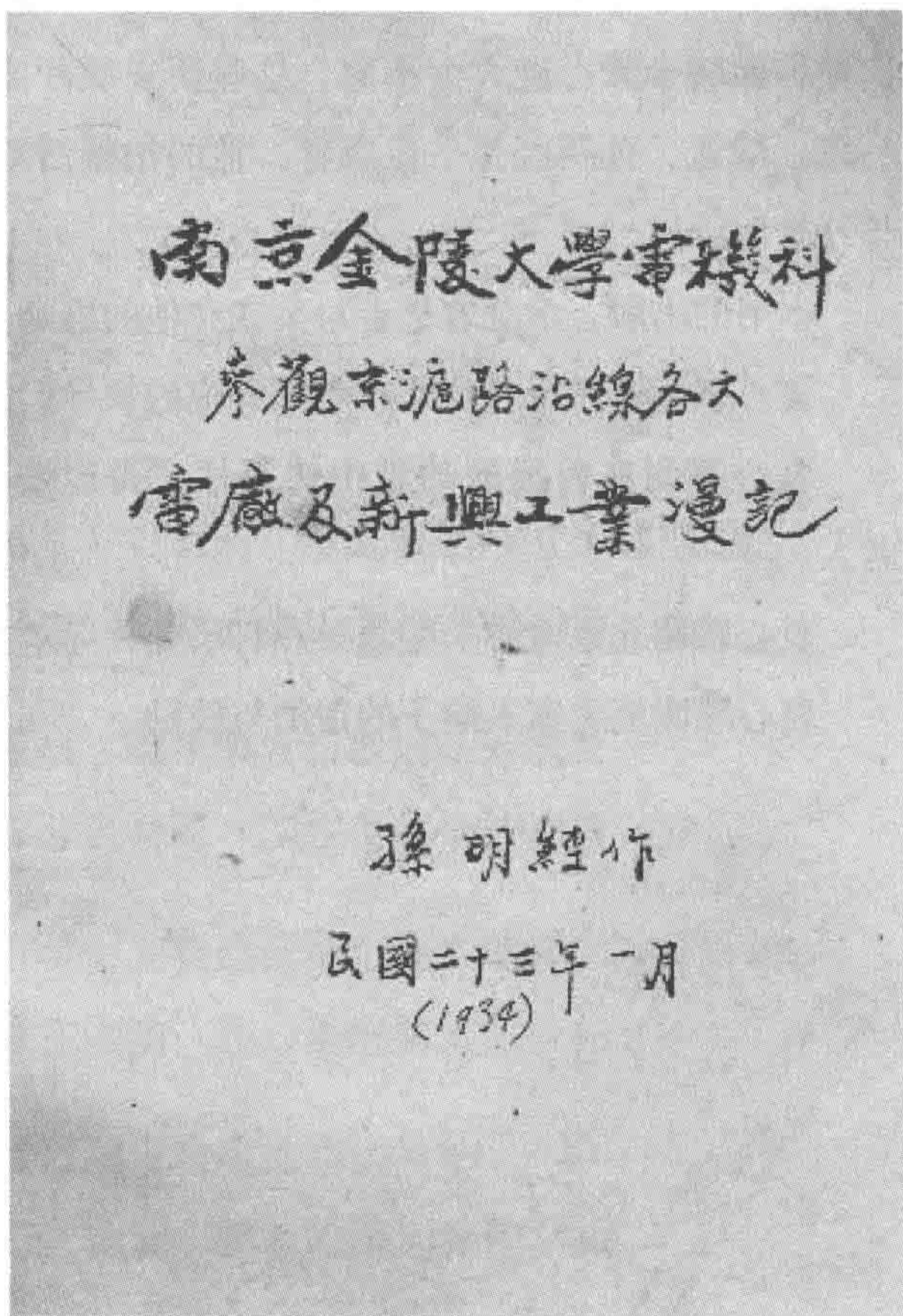
1934年1月，金陵大学理学院组织了一次对当时“京沪”沿线各大电厂及新兴工业的考察。考察由杨简初教授带队。考察中，孙明经一边用笔记录一边用镜头记录，完成了一份15000字的考察报告，并配有38幅照片。图文并茂的考察报告得到了好评与赞许，孙明经本人也从中深深地感悟到“一图胜万言”的道理。从此，他对用影像手段参与考察有了更多的理解与自觉。

在“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大旗下，1936年，蔡元培、郭有守、陈裕光、魏学仁

等发起组建了“教育影片摄制推广委员会”，委任孙明经担任副主任兼摄制部主任。从此，孙明经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摄制“唤起民众”的教育电影与照片那有趣又充满艰辛的历程。

在蔡元培等的支持与推动中，孙明经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教育电影摄制规划，在《锦绣中华》的总片名下，拍摄一系列反映全国各地现状的教育电影，并通过这些电影，让全国同胞看到我们祖国的可爱，唤起对那些抢夺我国土、屠戮我同胞的强盗的痛恨，从而唤起广大同胞的“救亡”情绪。

1937年1月，孙明经组织了对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五台山的拍摄考察；2月，对北平市内和西郊进行拍摄考察；3月，对河北定县晏阳初农村建设试验进行拍摄考察；之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理和准备，6月初，再出发开始对江苏徐州、灌云、连云、淮北盐田和山东枣庄中兴煤矿进行考察。在北平又参加了由“红色历史学家”顾颉刚担任团长的“1937年暑期西北考察团”，西去河北、察哈尔与绥远拍摄考察。其间，7月7日在绥远考察的路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孙明经的这一次考察，拍电影、拍照片、记文字三管齐下，可谓收获与成果颇丰。考察过程中完成电影《徐州》《煤矿开采》《万里长城》《故都北平》《滦州皮影》《地毯工业》《绥远省》（上中下）共计7部，拍摄120底片近千幅。这些影像记录了七七事变前后长城内外广袤大地上的芸芸众生。考察过程中，孙明经平均每两天半会给自己的未婚妻发一封信，报告考察沿途所见和自身情况。这些书



孙明经用文字和照片撰写的考察报告的封面。

信共计25封。1938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之际，孙明经把这25封信整理成一部书稿，配上200余幅珍贵的照片和图画，命名《抗战前夕万里猎影记》。当时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地激战中，日军开始了疯狂的重庆大轰炸。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书稿难于出版。1942年，孙明经在恩师们的支持下创刊和主编了《电影与播音月刊》，《抗战前夕万里猎影记》在该刊二卷九期开始连载，至四卷四期全部刊载完毕。

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孙明经担负起用影像唤起民众群起救亡的影音教育事业，成为那一时期用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拍摄的影像内容最广、数量最多的中国电影人与摄影人。

2014年秋，笔者将《抗战前夕万里猎影记》全文抄出，重新编纂，并选取了两百余幅历史照片配上文字加以解读，并据照片时间跨度将原书名修改为《1937：万里猎影记》，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呈现给广大读者。书中呈现的当年沿途种种面貌今天已经大为不同，这些历史照片或可供关注那一段历史模样的人们得窥一斑。毕竟，孙明经是一位学者，他的拍摄活动都明显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学者眼界与气息”。

本书的出版，承载着笔者对父亲和他的恩师们的敬意与纪念。

衷心感谢笔者所在的北京电影学院的领导们给予的鼓励。

衷心感谢在曾经的劫难中使照片“得以残存”的北京电影学院后勤干部赵永生老人。

衷心感谢北京电影学院领导和科研处领导对本书出版给予的资助。

衷心感谢笔者家人给予的帮助与鼓励。

孙健三，2015年2月3日于北京陋室

目 录

序 / 1

导言 / 3

第1信 六月九日 发于陇海道上
云龙山值得入镜头 “日本人” 侦摄陇海路 / 5

第2信 六月十日 发自板浦（灌云县两淮盐务管理局所在地）
小陇海沿途只一站 新板浦淡饮费周章 / 16

第3信 六月十五日 端午节发自新浦东方旅社
南风之薰兮阜吾民 国税丰收兮灶户贫 / 19

第4信 六月十五日 发自连云港上海大旅社
税警团功在国防 连云港形势天成 / 35

第5信 六月十六日 发自陇海路运河站
市民百万饮黄窝 带鱼咬尾为食亡 / 49

第6信 六月十六日 发自台儿庄
照电影两腿居首功 台儿庄控制两铁路 / 57

第7信 六月十七日 发于枣庄中兴煤矿公司
白宝黑宝都不少 可惜矿师外国佬 / 58

第8信 六月二十日 发自临城车站
“大槽煤”厚达八米 通空气空穴有风 / 60

第9信 六月二十一日 发自天津车站
微山湖形同化外 天津站何尝属我 / 67

第10信 六月二十五日 发自北平北辰宫饭店
“文化城”另有所欢 访故宫不得全豹 / 68

第11信 六月二十七日 发自北平颐和园
北平图书馆四库完好 滦州影艺术高妙 / 78

第12信 六月三十日 发自北平北辰宫饭店
慈幼院“教”“养”“卫”合一
考察团“看”“问”“想”并重 / 83

第13信 七月一日 发自大同
平绥铁路昭国光 万里长城无国防 / 92

- 第14信** 七月二日 发自集宁省立师范学校
云冈石佛侍伤兵 集宁重镇驻汤军 / 106
- 第15信** 七月三日 发自归绥正风中学
大青山前葬烈士 白话碑文垂战绩 / 142
- 第16信** 七月五日 发自归绥正风中学
国民兵功在抗战 大黑河利于灌溉 / 152
- 第17信** 七月七日 发自归绥正风中学
全省教员受集训 羽山公馆办特务 / 164
- 第18信** 七月八日 发自归绥正风中学
归武公路贯穿大青山 四一九团首占百灵庙 / 176
- 第19信** 七月九日 发自归绥正风中学
王子修反正挽危局 民生渠虚抛百万金 / 191
- 第20信** 七月十日 发自包头省立第二中学
包头市西北商业中心 烟和妓绥远两大危机 / 199
- 第21信** 七月十三日 发自达拉特旗政府
渡黄河骡车坐船 访旗地不见蒙俗 / 204

第22信 七月十四日 发自萨拉齐县磴口车站
民生渠闸口不进水 种大烟每亩利百元 / 222

第23信 七月十七日 发自五原
王同春开渠千余里 五临安屯垦地万顷 / 224

第24信 七月二十日 发自五原实行小学
集团结婚便屯垦 训练自卫固国防 / 238

第25信 七月三十一日 发自郑州
离北平幸乘末次车 到太原欣闻大胜利 / 254

外 篇 / 264

序^[1]

本院推行教育电影始于民国十九年，但自行摄制教育电影却从民国二十三年开始。那时除由潘澄侯教授和本人共负筹划和推行的责任外，参加我们实际工作的还有本书作者孙明经先生。按摄制教育电影的工作，在国内尚无专门训练的机关；而孙君以在本院所受的科学教育和其本人数年来教学的经验，毅然独立工作，颇为难能。对于影片材料的搜集、稿本的编作、灯光布景、剧情导演以及摄影、剪辑、写绘、试片等等，都有很多贡献，为本院教育电影的摄制事业，立下一个实际的基础。

在我们的摄制影片工作过程中，本书作者的绥远之行要算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次长征，因其历程既在万里以上，为时又适逢抗战的前夕，所经过的地方，或为文化名城，或为国防重镇，或为国家资源所在地，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前程，均有密切的关系。现在这些地方不幸暂时沦陷，我全国同胞应该更加警惕，时时加以注意和研究，以为收复失地的张本。作者能在工作余暇，将其一年以前的经历用通俗的文字写出，并加插很多名贵的照片，以介绍国人，实在是有意义的工作。作者和本人有师生和同事的深切关系，所以除了感谢作者让我得以先睹本书之快而外，很乐意地为他作一篇序，以表示我的欣慰和希望！

魏学仁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
于金陵大学理学院重庆办事处

[1] 本文为魏学仁1938年7月7日所作。

電影與播音

第二卷

第九期

抗戰前夕萬里獵影記

一〇

抗戰前夕 萬里獵影記

孫明經

本刊常接到讀者要求增加關於電影工作者實地經驗之描寫。此文原成於二十七年七月七日，後以作者有西康之行及美國之行，擱置至今，乞未發表。目前雖已事隔數年，或仍有參考之價值。爰將此文自本期起連續刊載，以應讀者雅望。原文附有實地攝影及草圖共約二百張，因製版困難，不得刊出，至為歉仄，敬希讀者鑒諒。

——編者識——

抗戰前夕萬里獵影記

本刊常接到讀者要求增加關於電影工作者實地經驗之描寫。此文原成於二十七年七月七日，後以作者有西康之行及美國之行，擱置至今，乞未發表。目前雖已事隔數年，或仍有參考之價值。爰將此文自本期起連續刊載，以應讀者雅望。原文附有實地攝影及草圖共約二百張，因製版困難，不得刊出，至為歉仄，敬希讀者見諒。

編者識

导 言

作者服务于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常受命前往国内各地摄制地理、资源、工业、生活等教育影片，专供国内教育机关推行电影教育之用。自绥东战起，本部即有遣作者前往华北摄影之计；旋以他种摄制工作亟待进行，遂暂搁置。民国二十六年夏六月，中日关系，益趋恶化，表面虽仍和平，虚事周旋，实则战机已熟，一触即发，苟再不及时作华北之行，恐将失此“最后机会”，乃拼挡一切，兼程北上。此行经过徐州、东海、新浦、灌云、淮北盐区、燕尾连云诸港、枣庄中兴煤矿，以至故都北平；在北平又加入二十六年暑期西北考察团，前往绥远，经集宁、归绥、武川、包头，以至五原等地，沿途随时考察，就地摄影。事后再返北平，时南下之平汉津浦各车均已不通，不得已仍乘平绥火车，西抵大同，经太原市、石家庄、郑州、徐州，而返南京，历程总计一万二千余里。时卢沟桥事变已扩大至不可收拾，兵车北开络绎于途。于今回顾，足迹所至，或被占领，或被炸毁，或在混战区域，或成鬼魅世界，不禁感慨系之！作者离北平所乘之平包通车，系北平沦陷前最后一次列车，如迟至次日登程，则此身必已困处北平，而所获影片及照片等孤本或亦同罹难劫运矣。此行经过地带，所见事实，多为国内有识之士关怀瞩目，作者得于该时该地目睹耳闻，实属难得机遇，理应将所拾鳞爪，整理成文，除向本部报告外，并以之介绍国人，冀抛砖以引玉，供不时之参考；惜返京后时局日非，无暇执笔，现随本部西迁来渝，生活稍定，又值七七周年之期，回忆往事，倍感伤痛；爰就当时在途中致友人锦瑗书，加以整理，得成此篇。

孙明经，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于重庆

